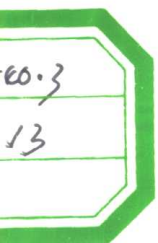


溫別尔托·D

西柴烈·柴伐梯尼著

伍 茵 卿 譯



溫別爾托·D

[意] 西柴烈·柴伐梯尼 著

伍 蕙 卿 譯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Cesare Zavattini

umberto D

据苏联《电影艺术》杂志1957年
第6、7期刊出的俄译文转译

装帧设计：涣 之

温别尔托·D

统一书号：10061·257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草厂胡同12号)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 印张8 $\frac{1}{4}$ • 插页1 • 字数：59,000

1963年4月第1版 196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0.36元

财经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羅馬的一條中央大街

(街上，白天)

一支示威游行队伍靜悄悄地、井然有序地沿着一条中央大街行进。游行者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和老头子。有一个人瘸着腿，一步一拐地跟在队伍后面，他生怕掉队，甚至跑起步来。

排头的人举着巨幅的标语牌：“我们干了一辈子活”，“老人也要吃饭”“应当公平对待領养老金的人！”，“我们——我们国家里最受欺压的人”，“增加养老金！”。

街上的行人淡漠地看着游行着。有的人脸上挂着微笑。

几个警察跟在游行着后面，监视着他们。

一辆从威尼斯广场开来的公共汽车死命响着喇叭从游行队伍的后面赶上来，游行着迫不得已，匆忙向四面

散开，给公共汽车让路。

公共汽车响着喇叭。

公共汽车赶过了队伍。游行者发出抗议的喊声，急忙重新排好队伍。

游行者愤怒地大声喊叫。

队伍拐上了一条横街。

在横街上

（街上，白天）

队伍朝着一个不大的广场走去。

从广场深处开来一辆满载警察的吉普车。它横挡在街上。

队伍默默地继续向前走。

汪！汪！一个孩子学了一声狗叫。

人行道上，一个孩子正在一边走一边逗引温别尔托·D——一个六十岁的老人——用铁链子牵着的一条狗。这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他看来有些惶惑不安。他衣着简朴，但神情却很威严。

狗汪汪地吠起来，拼命想挣脱出来，向孩子冲去。

狗汪汪地吠个不停。

孩子并不示弱，他不断地学狗叫，继续捉弄它。

狗仍旧狂吠不已，老人显出侷促不安的样子，他望着旁边的游行着，仿佛在表示歉意。温别尔托·D威吓

地跺跺脚。

孩子跑开去，可是……

全体游行者开始有节拍地齐声高呼：

齐声：增一加！增一加！增一加！增一加！养老一金！养老一金！

老人也跟着游行者一起呼喊，但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喊出来的。他经过了片刻的犹豫，仿佛需要先鼓鼓气似的。

一个不大的广场

（街上，白天）

游行的队伍走到广场上。

一个警官身后跟着几个警察朝游行者走来，他向他们打手势，让他们停下来。

队伍站住了。

警官：你们应当解散，你们没有得到许可！

警官身后出现了几辆缓缓驶来的吉普车。

游行者把警官团团围住，纷纷向他提出要求。

游行者的声音：“我们要求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也是国家的公民，我们跟别人一样纳税”，“我们快饿死了”，“我们等够了……”。

站在前排的人向警察步步进逼，后边的人群里发出了喊声。

喊声：前进！前进！前进！

游行者和警官和警察挤过去。

这时吉普车上的警察揪着喇叭，径直向游行的人群冲来。

老人们纷纷向四面八方逃散。

吉普车上警笛的尖叫声、排气管的噗噗声、警察的哨子声、喊声和哭声乱成一片。

徒步的警察和吉普车追赶着老人们。

有几个老人飞快地穿过广场，以他们的年龄而能跑得这样快，实在是令人惊诧。

另外几个老人一面躲避着正向他们冲来的吉普车，一面用尽全力奔跑着。

大多数老人躲进了住宅和商店的门洞里。

温别尔托·D用链子率着汪汪狂吠的狗，脚下跑得比别人更快一些。他赶上了另外两个老人，也找个门洞躲藏了起来。

大门洞里

（街上，白天）

三个老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个不停，他们简直给吓坏了，只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说不出话来。

温别尔托·D的狗吠叫着，从门洞里向大街上探出头来。

一个身材比较矮小的老人向溫別尔托·D 默 默 示
意，要他把狗拉进门洞，别让它再出声。

两个老人：嘘……嘘……嘘……

高个儿老人：看在上帝的面，你让它别叫啦……

溫別尔托：住嘴，弗莱依卡，别叫啦……

溫別尔托使劲抽了一下链子，把狗拉进门洞。它继续吠个不停。老人们害怕吠声会招来警察；他们一起向它发出嘘嘘声，想使它安静下来。

最后，溫別尔托终于使他的狗安静了下来。

高个儿老人喃喃地骂着，提心吊胆地望望街上。

高个儿老人：（气喘吁吁地）混蛋！恶棍！

矮个儿老人：（同样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示意对方轻声一点）轻一点！要是叫他们听见了，管保叫你坐牢。

高个儿老人：我指的不是警察，我是指那些组织游行的人。应当先领到许可证。

溫別尔托：他们不会给的。

高个儿老人费力地喘息着，每说几个字便停上老半天。

高个儿老人：当时……就应该……坐在家里……

矮个儿老人点头表示赞同。

矮个儿老人：是啊……是啊……

溫別尔托：我可是够了，要是养老金能增加百分之二十，我就能把所有的债还清。

高个儿老人：我可沒有債。

矮个儿老人：老实说，我也沒有債。……

又有几个老人跑过门洞，他们惊惶失措地一边跑一边朝后面张望。吉普车的嘟嘟声和警笛的尖叫声一直沒有平息。

高个儿老人心惊胆战地望了望街上。他选择了适当的时机，也不告别，便匆匆走出了门洞，装出一副若无其事地溜大街的样子，渐渐走远了。

矮个儿老人也小心翼翼地从小洞里向外探了探脑袋，然后向温别尔托默默示意，意思是说：我们也可以走了。

于是他也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走开了，温别尔托跟在他身后向前走去。

靠近维米纳尔^①的一条大街

（街上，白天）

两个老人走得相当快，偶尔惴惴不安地回头张望一下。

现在广场上几乎已经沒有人了。一辆警察的吉普车正驶过广场，一路发出呜呜的怪声。

^①维米纳尔是罗马一个区的名称，维米纳尔宫——政府和内政部所在地——即在该区。

溫別爾托：（仿佛在自言自語）我必須增加养老金……警察局會允許我組織一次游行的。

矮個兒老人笑了笑，邊走邊向溫別爾托自我介紹。他含糊不清地說出自己的姓名。

溫別爾托：溫別爾托·多麥尼科·費拉里……誰能靠一萬八千里拉過日子？老板娘拿去一萬。而且她還要加房租，這個……婊子。喔……對不起！

溫別爾托聳了聳肩膀，為他這句粗話表示抱歉，一面繼續和矮個兒老人沿着漸漸熱鬧起來的街道走去。溫別爾托瞥了他的狗一眼。矮個兒老人的誠懇的微笑使他頗感振奮，他從衣袋里掏出一塊大表。

矮個兒老人：沒什麼，沒什麼，請繼續說吧……咱們都是男子漢……

溫別爾托看了看表，但遲遲不把它放回衣袋里去。他時而仿佛想說什麼，時而又仿佛想用他的表做什麼事。果然，他猶豫了一會兒後，便把表遞給他的同伴。

溫別爾托：請問，您需要一只表嗎？

矮個兒老人臉上的表情變得很尷尬。他沒有表，但是他又不願意坦白承認。

矮個兒老人：啊，不。我有，我有一只表。我沒有帶出來，但是我有表。一只出色的表。

溫別爾托：我有兩只。所以我想賣掉一只。您聽，它走得好多好（把表貼近同伴的耳朵）。噹噹的，就像小錘

子一样。

当温别尔托把表贴近矮个儿老人的耳朵时，后者故意装出一副夸张的赞许表情。

温别尔托把表紧紧举到矮个儿老人的眼前，使他不
得不向后仰着头才能把它看清。

温别尔托：不……不……它不是瑞士货。（自豪地）
这种非瑞士造的表可是难得见的啊。您的表是什么牌子？

矮个儿老人：嗯……好牌子！金壳的。对，对啦……
我到啦。我就住在这里。再见……

矮个儿老人与温别尔托握过手，走进一个大门洞。
他回过头来，把帽子稍稍举起。

温别尔托被这突如其来的告别弄得莫名其妙，他一
鞠躬作为答礼，然后继续向前走去。

矮个儿老人确信温别尔托已经看不见他时，便从门
洞里走出来，急急忙忙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温别尔托俯下身来，把绊住狗爪的链子解开，这时
他发现了逐渐走远的矮个儿老人。

温别尔托楞了一会儿，但是突然传来的十二下钟声
使他清醒过来。他伸直了腰，匆匆走开了。温别尔托在
一座正在建筑中的房子跟前停了步，泥瓦工人刚刚歇
工，其他工人也正从脚手架上下来，与他们汇合在一起。

贫民食堂

(室内，白天)

一间很大的贫民食堂，里面摆了四十来张小桌，到处都坐满了人。这儿的顾客看样子都是些极其贫困的人。女侍者——有年轻的，也有上了年纪的——正在忙于应付，食堂里一片嘈杂，此外还夹杂着杯盘碰击声和女侍者向厨房报菜的喊声。

一个戴眼镜的四十来岁的女人在一张桌子上收拾着残羹剩屑。

一个穿着旧式高领衣服的老人正一声不响地把女侍者给他端来的份饭与邻坐的份饭进行比较。

有几个顾客站在柜台旁边。管帐的是一个年轻的、精力饱满的女人。

顾客当中有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看样子是个吃公事饭的，他在离开柜台不远的一张桌子上坐下来。

这个大汉脸上突然露出惊讶的表情。他望着温别尔托，后者正在向他示意，要他挪一挪坐位。

身材魁梧的汉子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温别尔托想悄悄把菜盘塞到蜷缩在他脚下的狗面前。

女侍者走来，温别尔托慌忙把盘子放回桌上。

女侍者用托盘端着几小瓶酒走来。

女侍者：您喝酒吗？……您喝酒吗？

溫別爾托从背心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他没有数，只是在心里盘算了一番。他望着女侍者，一时决不定究竟要不要酒。

溫別爾托：不……要，要，要……不，不。

女侍者：到底要还是不要？

溫別爾托：不要。

女侍者走开了。溫別爾托以闪电般的速度把菜盘放到狗面前。然后他又转向身材魁梧的汉子，悄悄地求他再挪一下位子，好让坐在溫別爾托对面的女掌柜看不见狗。

溫別爾托：請稍微挪过去一点……再挪一点……不……稍稍过来一点……谢谢您……

身材魁梧的汉子不停地挪动着身子，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

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侍者走过来。她把盛着一个小苹果的碟子放在溫別爾托面前，然后收拾着桌上的脏盘碟。身材魁梧的汉子递给她一张支票。

溫別爾托生怕女侍者发现他面前没有盘子，便手忙脚乱地帮她收拾，他把盘子放在自己身边，然后再递给女侍者。女侍者笑了笑——她不习惯这样的殷勤。

女侍者和溫別爾托说了几句客套话。

女侍者：谢谢……谢谢……

溫別爾托：不客气……不客气……

女侍者正准备把盘子拿走。

溫別爾托郁郁不乐地望着那只小苹果。

溫別爾托：沒有梨吗？

女侍者：沒有，梨太贵了。

女侍者走开了。溫別爾托仔细端详着那只苹果，慢吞吞地把它放在手里转来转去。

左邻的座客带着不滿的神色指着自己的一盘土豆。

左邻的座客：你们看看，他们是怎么煎土豆的？应当用滚烫的橄榄油来煎，而且要生煎……

溫別爾托：我喜欢油浸土豆……我母亲是个做菜的能手……她烧的土豆可好啦……

溫別爾托贪馋地咽了一口唾沫，仿佛看见了自己心爱的食品似的。

这时候，左邻的座客正朝一扇大窗户外一个探头探脑的过路人打手势，意思仿佛是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傻瓜？”

那人在窗外轻蔑地微笑着。

左邻的座客站起身来，威吓地重复着他的无声的问题。

窗外的人仍旧带着轻蔑的微笑，不慌不忙地走开了。

溫別爾托：（画外声）在商店里，它值两万里拉……

温别尔托把他那块大表贴近右邻座客的耳朵。

右邻座客看看周围在座的人，睁大了眼睛，赞赏地倾听着表的滴答声。

与温别尔托同桌的一个衣着寒伧的顾客伸手把表拿过来，把它随随便便地转来转去，仿佛表示这只是个一文不值的玩意儿。

温别尔托：我想很便宜地把它卖掉，因为我还有一个表。总共五千里拉……

衣着寒伧的人把表还给温别尔托，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不，不，您疯啦。

温别尔托用目光打量着其余领养老金的同伴。

坐在对面的一个汉子让温别尔托看他手上已有一块手表。

另一个衣着虽然贫寒但却十分整洁的领养老金者摇摇头表示拒绝，他带着浓重的托斯卡口音说话。

托斯卡人：谁有表，谁就是奴隶，他得告诉所有的人几点钟啦，甚至当街上很冷的时候也一样。可不是吗，我的亲爱的……

托斯卡人笑起来。

其余的人也笑了。

温别尔托感到很尴尬；他突然开始试起嗓子来，仿佛在练音阶似的，同时用他的粗大的食指触摸着喉咙。

温别尔托：啊，啊，啊……

所有的人都惊讶地望着他。

温别尔托指指喉咙。

温别尔托：我喉咙里像有什么东西堵着似的，我总觉得里面仿佛掉进了一粒沙子。咳，喉咙还有点胀……您会按脉吗？

温别尔托把手伸给左邻的座客。

左邻的座客拿起温别尔托的手。

温别尔托忐忑不安地等候着回答。

对方摇摇头。

左邻的座客：不，我找不到……

说话带托斯卡口音的顾客：用醋漱漱口就会消肿。您大概是得了滤泡性喉头炎。

温别尔托：您说什么？

领养老金的同伴：滤泡性喉头炎。您可以在任何一部详解字典里找到这个词。

温别尔托：我是个公务员。不管您怎么想，反正我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座上有两个顾客站了起来。

一个刚进来的顾客占据了空出来的坐位，他装出的那副神气，意思是：你们看看，把桌子搞得这么脏。

当那两个顾客站起身来的时候，狗就显露出来了。温别尔托急忙拾起几乎已舔得精光的盘子，把它放回桌上。

他站起身来，解下拴狗的链子，向邻座的托斯卡人微微一笑，便朝出口走去。

衣着寒伧的人匆匆吃完了最后一块面包，擦擦嘴。急忙出去追赶温别尔托。

女侍者在那个好挑剔的顾客面前铺上一张沙沙作响的洁白的纸餐巾。

温别尔托走近出口，衣着寒伧的人跟在他后面，显然是想要赶上他。

温别尔托刚要迈出大门，女掌柜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温别尔托：（试试嗓子）啊，啊，啊……

女掌柜：我全看见了。明天我要把你和你的狗一起撵出去。

温别尔托找不到适当的话来回答。

衣着寒伧的人走过来帮他解围。

衣着寒伧的人：得啦，得啦！

女掌柜：我要把你撵出去，撵出去……

衣着寒伧的人亲切地拍拍温别尔托的肩膀，把他推向出口。

国民大街

（街上，白天）

温别尔托和衣着寒伧的人走出食堂，慢吞吞地在行